

哲學的故事

李石岑題



德多斯里亞

哲學叢書引言

哲學是一種浩博艱深的學問，多數的人，對之不免興趣索然，有望洋興嘆之感。但是哲學又是與人生有很密切的關係；把哲學通俗化，使人人都感覺興味，都能心領神會，這實是一件大有價值的事。杜倫博士所著的哲學故事，實有此種功用；所以出版已來，（一九二六年五月初版）轟動全美，不及一年，銷行十五萬本，其能邀獲讀者的歡心，即此可以想見。原書分十一篇，把二千五百年間的歐洲哲學史，『全部裝在活潑潑的天才身上，俾他儘量顯出整個的美與生龍活現的精神來。』第一二兩篇，評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二人，第三篇一跳即跳到十六世紀的 Francis Bacon；諸如半神話性的蘇格拉底的前輩，以及神學時代的中世紀哲學，他一概不加駁理；不加駁理，不是不值得駁理，乃是『因為駁理了他們，我們即沒有寬裕的篇幅，把幾個上選的哲學家，活活的表顯出來』。無論如何，此種看法，不能不說是作者的大胆與創見。最後二篇，是評述歐美當代的哲學大家，更能把現代思想的代表者很清楚地襯托出來。他著這本書，一方面把

他看作小說，無論在文字方面或在思想內容方面，務必力求通俗易解，使對於哲學不甚感覺興趣，只把它看爲一種意外的奢侈品，以及僅能走馬看花般約略翻閱一遍的人，亦可懂得它的內容；然而同時，又必務求忠實與正確：書中所引，皆爲原料，引用副料之處，實不多觀。所以我們可以說，這是一本通俗而又不是過於膚淺的哲學史。爲求讀者便利起見，我們特把它譯漢，把各篇分別印爲單行本，名爲哲學叢書，倘蒙讀者詳加指正，無不備極歡迎也。

——胡貽穀

一八，五，二〇——

張序

哲學是一個艱深的學問，往往有許多人因為哲學的艱深而起厭惡，以為天下最討厭的東西就是哲學，我們若是為哲學設想，似乎應該把他的討厭的氣味弄得減少起來，使不懂哲學的人與不喜歡哲學的人至少亦可以覺得並不是十分乾燥無味。這一層未嘗不是學哲學的人的責任。

美國杜倫著了一部哲學之故事，我看他或許就是抱了這個懷抱而發的。這樣的工作其實亦不十分容易。須知哲學所討論的問題本來是常人所不喜歡的。要把這些麻煩的問題一概化為輕快有趣，恐怕是不可能的。然而在若干範圍以內，未嘗不可把他弄得淺顯明瞭，活潑輕鬆。例如康德的大著使我們讀了都感頭痛，而其實他所主張的理論亦未嘗不可改用一種明白顯豁的形式來表現之。所以我認改良哲學的表現方法，換言之，即改變表現哲理的文體，這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這事有兩個好處：第一是哲學之通俗化；第二是世俗之哲學化。前者容易明白，後

者須待解釋。我以為使哲學而為通俗，其目的却就在使世俗而變為哲學化。通常譚到社會問題，以為可以用不着哲學；譚到政治問題，以為亦可用不着哲學；乃至提到道德問題，亦想不涉入于哲學。殊不知這其中在在都有哲學。苟有人來把這個內幕揭開，至少可使人知道世俗上許多問題非在哲學的假定前提以下不能求有解決。于是便可恍然大悟，哲學不是離我們很遠的東西，乃就是天天跟着我們在一起的東西。

話雖如此，然我終相信哲學上有一部分艱深問題是不能用通俗的方法來表現的。即以杜倫的書為例，便可知之。杜倫此書關於認識論方面頗為忽略。或許不是他有意如此，而只是因為無法把這些艱深的東西化為活潑明顯，只好割愛了罷。

至于詹文滸君的譯文，我雖僅閱過關於柏拉圖的一章，然我敢言決是流暢的，與現在流行的直譯不同。須知現在流行的所謂直譯，其實只是「死譯」或「呆譯」。我從來不看這些呆譯的書，因為看了實在令人頭痛。總之，這種呆譯一天不被汰去，中國的翻譯界一天不得光明。我很喜歡看見明快的譯品出現，故願為介紹。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九日 張東蓀序

亞里斯多德

(哲學叢書之二)

第一章 歷史的背境

亞里斯多德以紀元前三八四年生於斯坦割拉城。(Stagira) 城由馬其頓國直轄，位居雅典北部，距離雅典約二百英里。其父曾爲馬其頓王亞冥坦斯(Amyntas)的御醫，且爲王的好朋友，亞冥坦斯者，亞歷山大皇帝之祖父也。亞里斯多德自身，似亦爲亞斯萊比醫藥會(Medical Fraternity of Asclepiads)的會員，從小即在醫藥的環境中過生活，與後世哲學家之生長於聖潔的空氣中者，大不相同，無怪他的心靈，處處都有科學化的傾向；他的環境，他的機會，處處鼓勵他去作一個科學的開山大祖。

關於他青年時的故事，約有二種傳說，其一說他是個浪蕩子，蕩盡家產，無所生活，於是投入軍隊，藉免於死，後又回到斯坦割拉城，操習醫業，直到三十歲的時候，方遇柏拉圖大師，而學哲學。第二個說法，比較高貴一點，說他在十八歲的那一年，即已

走入雅典，並於同年拜識柏拉圖，親受訓誨；如此所說，他在十八歲以前，究竟做點什麼事情呢？誰能斷定他的青年生活，決不是怠慢而又無節制的呢？（註一）二說內容不同，唯不同之中，仍有相當之點，他們都承認到了後來，亞里斯多德終於駐足在學園的森林中，聽受柏拉圖大師的指揮。傷感的讀者，一想到此點，即可大得安慰了。

他在柏拉圖指導之下，學業八年，——或二十年。其實，如把他那哲學系統中非難柏拉圖或攻擊柏拉圖主義的程度過細研究一下，當知他跟隨柏拉圖的年限，決不如此短促，而二十年的說法，似乎更為合理。由我們推想起來，在此短促的年限內，他們的生括，必甚愉快。試設想：一個當世無雙的大教授，偕同一個才具卓絕的高材生，往來於學園叢林之中，這不是哲學的樂園中的一對愛人嗎？可是他們二人，同為天才家，以天才家與天才家相處，其中雖有調和餘地，然此調和，至多不過是炸藥與火的調和；況二人之間，年齡又甚懸殊，一老一幼，相距有半世紀之久，即此年齡上的差別，已如一條鴻溝，橫梗其間，欲自其中搭架理智的橋梁，溝通一切思想上的矛盾，儘夠為難了。柏拉圖認識他是一個從北土過來，大了不得的新奇學生，曾有一次，稱譽他為『學園的理

性』(Nous of the Academy)，——這好像是說世間的理性，都由他代表了。亞里斯多德手段開闊，不惜重資，收集各項書本，（此在印刷尚未發明之時，當指謄寫抄本而言。）自從優列比特（Euripides）以後，他是第一個組織圖書館的人，而他所發明的編制圖書的原理，亦爲他在學術界的一個大貢獻；因此之故，柏拉圖嘗稱亞里斯多德的家庭爲『讀書人的住宅』（The house of the reader）。很有許多古昔的批評家，謂此乃柏拉圖挖苦亞里斯多德的話，蓋爲不滿意於亞里斯多德的書蠹生活而發。由我們看來，這是批評人的誤解，我們總覺得這是柏拉圖恭維亞里斯多德最誠摯的說話。可是他們中間，確有一次爭論，發生於柏拉圖將死之前；亦唯此次爭論，真憑實據，較爲可信。那時，野心的青年人，摹倣『安迪帕故事』（Oedipus Complex），公然反叛他那精神上的父親對於哲學所生的熱情與嗜好；並謂柏拉圖雖死，智慧決不與其同死；而柏拉圖的報語，則謂：小駒一出母胎，即要彈踢母親了。（註一）有學問的謝萊（Zeller）（註二）雖謂亞里斯多德對於柏拉圖的尊敬，已入涅槃境界，所有反叛的故事，不足憑信，但我們總以爲今日的烟霧，既如此之盛，其在昔日，必有一次大火，蓋無可疑。

此外，尚有許多事情，真假如何，迄今仍爲懸案；有許多紀傳家告訴我們，亞里斯多德曾經創辦一個論辯的學校，以與亞蘇格拉底（Socrates）相頡頏。他的學生當中，有個財主，名曰赫迷亞（Hermias），是一個很有作爲的人，後來做了亞坦紐斯國（Atarneus）的皇帝，遣使專請亞里斯多德，協謀政事。紀元前三四四年，他又把自己的妹子，（或說姪女），嫁與亞里斯多德，聊報昔日教育之恩。亞里斯多德接受皇帝的贈賜，並不單把此個女子，當爲希臘式的禮物，却很誠懇的接納此個禮物了：他與他的夫人，甚爲相得，所過日子，都很快樂；這不能不說是天才家所罕有的事情。翌年，馬其頓王菲力，召請亞里斯多德到他那邊去，寄居王庭，專門教育皇子亞歷山大。試設想：菲力大帝是當時最威赫的皇帝，他要聘請一個家庭教師，不去聘請別人，專意選擇亞里斯多德，充他兒子的教授，而他這個兒子，又是將來大了不得的大皇帝，無怪我們的哲學家，他的聲譽，忽然光彩起來了。菲力大帝決意要他的兒子在各方面都有充分的教育修養，他曾替他規劃好一個龐大巍莖的政治模型，如欲實現此個模型，那就非有充分的教育修養不可。紀元前三五六年，菲力征服突萊斯城（Thrace），突萊斯城以金鑛聞名，今

既受其統轄，金銀出產，概可自由支付，每年產額，較諸每年從牢里恩（Laurium）運到雅典者，超過十倍以上。試想，他的國庫，多麼充實！多麼富裕！即此一端，他已可以征服全世界了；況且他的人民，尚未經過城市奢侈的侵蝕，體質魁偉，性格暴悍，用以戰爭，最爲適合。有此二個倚傍，他認爲兼併小國，統一希臘，並非困難之事。他對於曾經撫育過希臘的美術和智慧而同時又使希臘社會陷於無秩序狀態的個人主義，毫無同情。他在各小都會所看見的，並非使人悅樂的文化，又非使人愉快的美術，却是商業上的腐敗，以及政治上的擾亂。其在商業方面，不知足的商人，偕同貪得無厭的銀行家，日事盤剝，日事刮削，連到國家的生氣，亦將被他們侵奪過去了。其在政治方面，飯桶的政治家和狡猾的演說家，日日引導人民，走上戰爭與擾亂的一條路，奸人傾軋，寢假而爲明黨，又寢假而成階級，爾爭我奪，各不相下，政治的狀況，愈益不可救藥；這那裏是國家，只不過是一大堆個體罷了！其中亦有天才家，亦有奴隸，羣居雜處，無分高下，政治之腐敗，可謂腐敗極了。菲力所希望者，在於騷擾之中，建立一個次序，混沌之中，理出一個條理。他要聯合全個希臘，作爲政治中心，因而向外發展，再來整理全

個世界。他於青年時候，曾在愛帕米諾達（Epaninondas）手下，學過軍事技術，並一切政治組織的方法；他的膽量又大，勇氣又足，加以多年實習，經驗增長，對於征服世界之事殊有把握。紀元前三三八年，他在迦諾尼（Chaeronea）地方，打敗雅典人，統一希臘的希望，終於在他手下變為事實了。至少，在形式上，希臘已被統一了。他站在勝利的傲慢上，細細規畫他和他的兒子，將要如何統一世界，並於統一之後，如何管理世界，可是嫉妒他的人，委實太多了，他的計畫，尙未完成，他的身體，已經傷在暗殺者的手中了。

當亞里斯多德進入王庭的時候，亞歷山大正是一個十三歲的鹵莽少年，富於熱情；熱情過分，又有點像瘋狂和醉酒的神氣。他的唯一消遣品，厥為調馴他人所不能調馴的怪馬；他是一個騎馬能手。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手腕，一碰到正在醞釀期間的火山洞口，完全不生效力；哲學的溫柔，怎能撲滅火山的暴熱呢？真的，亞歷山大制馭駿駒（Bucephalus）時所獲的成功，確比亞里斯多德制馭亞歷山大的成功大得多了！『可是亞歷山大之愛好亞里斯多德』，普魯坦克（Plutarch）說：『簡直把他當作自己的父親看待了』

。曾謂他雖自一個父親的地位，接受生命，但是生活的技能，却是另外一個父親教給他的。『《生命》』，有一句希臘格言如此說：『是自然的禮物，美滿的生活，却是知識的禮物。』有一次亞歷山大寫一封信給亞里斯多德，說：『當善惡的知識和領土權勢不可兼得的時候，我寧有善惡的知識，而不願有領土和權勢』。此種說法，我們只能把他看爲少年人恭維長者的套語。他那哲學的熱情下面，隱藏一個由野蠻血統遺傳下來的暴烈的血心，柔順的理智，怎能管束得住？所以經過二年的哲學生活以後，亞歷山大終於拋棄哲學，跨居王位，往征伐中討生活去了。歷史任憑我們自由去相信，以爲亞歷山大大統一世界的熱心，蓋由他的先生地方發軔出來：他的先生在思想史上，當推爲第一個綜合的思想家，有此綜合的思想家，作爲動力緊緊催促，統一的慾火，當可永久熾燒着。我們儘可相信這是事實，我們亦儘可相信亞歷山大在政治上的成功，——征服大半個世界，造成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和亞里斯多德在哲學上的成功，確是一個事實的兩方面：一個在政治上打平擾亂的狀態，一個在思想上造成獨盛的局面。好偉大的二個馬其頓人啊！我們儘可如此信仰，但亦不要太恭維人家了。

亞歷山大往東征伐亞洲去了，他的後面，留下二種趨勢：政府方面，極力擁護他，人民方面，激烈反叛他，而尤以自由成性曾經做過希臘霸主的雅典人，不肯委曲求全，聽人指揮。亞歷山大的聲譽，威震遠近，聞者莫不絕倒，唯有雅典人，始終向他變叛，德謨斯底尼斯(Demosthenes)的辯才，實在太利害了，有他在那裏煽動人民，對『馬其頓派』反抗，『馬其頓派』的勢力，實在難抵抗住了！此時，亞里斯多德旅行歸來，於紀元前三三四年，重新回到雅典，他的傾向，自然與馬其頓人連成一氣，並且公然贊成亞歷山大統一世的大計劃。雅典人的反叛，一日不告停止，亞里斯多德的心境，永遠動搖過去，不得鎮定。當我們細細研究亞里斯多德最後十二年內的大工作——無論其爲沉思的工作，或爲搜求的工作的時候，當我們細細攷察亞里斯多德晚年組織學校並綜合各種門類的知識，致使他的思想系統，龐大巍峨，前無倫比的時候，我們千萬不要忘记他的境遇，並不如何安靜，隨時隨地，皆可發生變亂，不測風雨，儘可猝然之間，自天而下的一點，他的生活，決不是和平的哲學生活。唯有我們記住此點以後，我們方能真正理解他的政治哲學了；亦唯記住此點以後，我們方可完全明白他爲何遭到悲劇的收場。

了。

註一 參閱 Grote 著亞里斯多德傳，一八七二年倫敦版本，第四頁。

又 Zeller 著亞里斯多德與古代逍遙學派，一八九七年倫敦版本，卷一，頁六。

註二 參閱 Ben 著希臘哲學家，一八八二年倫敦版本，卷一，頁二八三。

註三 參閱 Zeller 所著亞里斯多德與逍遙學派卷一，頁十一。

第二章 亞里斯多德的事業

因為他是萬王之王的老師，所以雖然處於遭人敵視的雅典城中，仍有許多學生，跟他學習。他的學校，名曰 Lyceum，是他在五十三歲那一年開始創辦的。學生之多，出乎意料，學生既多，不得不立規則，共同遵守，藉以維持秩序；於是他命學生，自己議定規則，每隔十天，選舉一個學員，總理全校事務，這是他的管理方法。但我們不要誤會，以為他的學校，只是一個呆板而又嚴酷的處所；不對，我們的印象，當為老師常與學員，共同吃飯，共同啖肉，共同在健身場的側道上散步，遨遊，即在散步與遨遊的時

候，他的學生，學着許多科學的智識。又因他們講學問道的地方，常在健身場的側道上，所以他們的學校，亦就取名曰 *Lycæum*。（註一）

我們不要想，此個 *Lycæum*，即是柏拉圖所遺留下來的學園（*Academy*）；他們的內容，大不相同。學園中所討究的，皆是數學哩，沉思哩，政治哲學哩這一類科目；*Lycæum*中所討究的，與其說是哲學上的沉思或懸想，毋寧說是生物科學或自然科學的智識。假如我們相信柏利納 *Pliny* 的話，（註二）亞歷山大派遣自己的獵人，自己的漁夫，以及自己的園藝家，天天替亞里斯多德搜集他所企望的動物和植物的標本，供其研究。其餘的古史學家，亦皆如此記載着。據說，有一次，亞里斯多德竟可自由支配一千多人，往希臘本土，並往亞洲各處，採集植物的標本。他的機遇，多麼優美，所以他終於能在人類歷史當中，破天荒第一次，建設一個大規模的動物園。不必說，此個大規模的動物園，對於他的科學以及他的哲學上，是有極大極大的影響的。

究竟此項經費，如何獲來的呢？第一亞里斯多德自己，是個收入很大的人，單就一年應得的進款而言，在希臘許多豪富的人物當中，他就佔據了數一數二的地位；加以當